

當專上視藝教育在香港文化政策（或其缺席）面前 — 浸大啟德校園事件的啟示

黃英琦

談香港浸會大學（浸大）啟德校園事件前，先由殖民年代「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一九七前香港的官辦文化」（周凡夫著）¹說起。

「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

香港的六七暴動為殖民管治帶來不少衝擊，也扭轉了政府的施政理念。在這之前，殖民政府並不熱中支持文化活動，但英國人明白表演可被視為「文娛康樂」，有其粉飾太平的「維穩」功能，幾小時的歌舞可讓市民消磨時間，也可凝聚社區歸屬感。政府遂在七十年代開始透過市政局等機構大力發展表演藝術（例如資助香港藝術節，促進香港管弦樂團和香港中樂團的職業化，並於1984年成立香港演藝學院，稍後更成立演藝發展局（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前身）。

政府當年在表演藝術及其教育投放數以億計的資源，但視藝及文學卻像孤兒，無資源無場地，政府甚少理會，只有個別文化工作者獨力耕耘。一般解釋是視藝和文學並非以大眾消費為對象，視藝和文藝創作反而能帶出嚴肅的文化意識，令人反思文化身分。殖民政府不想人民「諗得太多」，重演藝輕視藝成為殖民年代「文化政策」的主導思想。

回歸後，由於文化撥款不能輕易改動，傾斜於演藝的情況亦「順利過渡」至今，雖然期間有所微調，例如成立康文署轄下的藝術推廣辦事處，但實質資源分佈卻沒有大幅改變，演藝資源佔總文化撥款六成以上。視藝被忽視，大專視藝教育也與演藝教育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香港演藝學院快要慶祝建校三十年，但香港仍未有一所獨立的視覺藝術學院。

藝術發展局「設立視覺藝術學院的可行性」研究²

2002年，在文化界的倡議和委員推動下，藝術發展局委約了這項研究，詳細列出香港發展視藝學院的各種可能性和方案。然而，一項新的教育基建需要經過漫長的討論，還要物色土地及通過立法程序才能啟動；可行性研究遂提出折衷模式，即假設資源在短期內未到位，政府也可考慮不同方案，例如在現有基礎上擴展規模（expansion）、或不同學系合作（cooperation），或不同院校合組聯盟（consortium）。研究更拋出構想：港大的藝術系加上中大的藝術系和香港藝術學院的學士課程，不就是視覺藝術學院的雛型？

香港的大專學界山頭主義甚濃，合作或合組聯盟談何容易。這份報告在十年前完成，剛好是何志平出任民政局長之初，他曾是藝發局主席，了解文化界訴求，但獨立的視藝學院實在太遙遠了，也不是他任內做得到的事。何與浸大吳清輝校長一向是老友記，只見吳校長「忽然熱心」，在2004年11月支持浸會大學成立「視覺藝術院」(視藝院)，由2005年開始啟動視覺藝術(榮譽)文學士課程。由於初時規模不大，浸大甚至不用教資會另批學額，只須在不同學系以整合學額的方法，讓視藝院可以在短時間內成立和招生。



視藝院的英文名是Academy of Visual Arts (AVA)，與香港演藝學院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PA)似乎可以相提並論，有著相同規格，但這當然是混淆視聽。APA資源以億計，每年總收入逾四億，2010/11年度的盈餘是五千四百多萬元。最近更獲批三億多擴建校舍，有七百多名本科生。而AVA呢，在去年就差點連古蹟校園的三十萬租金也付不起，亦只有八十多位學生。³

浸大能夠在短時間內成立視藝院，除了是吳清輝校長願意牽頭，亦因為何志平局長為視藝院找到了美麗的校址。這就是啟德古蹟校園，由浸大斥資復修，在2006年1月舉行開幕典禮。

一場盛夏的視藝學生運動：古蹟校園事件

那是一所座落坪石半山、有著八十年歷史並充滿廿世紀初殖民色彩的建築，前身是皇家空軍總部和宿舍、今天是二級歷史建築物，在2009年獲聯合國教科文亞太文物保護獎。薄荷綠色的校園環境清幽，從小路走上山，有點世外桃源之感，在鳳凰木和古蹟校園的庇蔭下，視藝院的學生在這裡生活、創作，這裡有偌大的戶外空間，作品也因而「大氣」起來。校園沒有先進的設備，資源少得可憐，但卻是優質的教育環境，絕非一個辦公室般的教學大樓可比擬。

2012年3月，消息傳出，古蹟校園租約屆滿，租約在何志平任內釐訂，以往只是象徵式，但政府決定收取每月三十萬的「市值租金」，浸大有意放棄續租。視藝院校友和同學在短時間內組織起來，成立「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四出奔走，反對搬離啟德校園，用其無比的創意，「以藝術救藝術」，策劃了一場轟烈的學生運動。

圖1(左)
視覺藝術院學生在雷生春堂活化為浸大中醫藥保健中心開幕當日請願，希望浸大校方保留啟德校園

圖2(右)
關注組成員遞交請願信予校長陳新滋，同行有前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及浸大校董會主席王英偉



圖3
關注組浸大學生會視覺藝術學會視覺藝術院舊生會於2012年5月26日合辦「啟失樂園」校園開放日，讓公眾了解校園運作

在事件中，浸大校方的態度簡單：新的傳理大樓落成了，當中已預留教學和創作空間給視藝院，古蹟校園只是臨時設施，視藝院不能既擁有啟德校園也享用傳理大樓。聽視藝院的老師和同學說，在吳清輝校長退休後，浸大管理層對視藝院的態度逆轉，校方素來重視畢業生的就業數據和薪酬多寡，許多視藝院畢業生是自由工作者，收入不穩定，於是遭校方看不起，認為是「拖低」了浸大的整體數據。2012年是大學新舊制交接的雙學年，浸大竟把十三個視藝院的一年級生學額刪掉，就是「冷處理」視藝院的證明。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在事件中，既是浸大校董會主席也是藝發局主席的王英偉「想幫忙」，建議藝發局租用啟德校園一層作為總部，但他一人戴兩頂帽子，把兩個不同機構的需要混淆。藝發局的性質是撥款和倡議，為何要與教學的視藝院走在一起，他真的是幫倒忙了。

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主導了這場運動。他們形象清新，態度誠懇，在五個多月內不眠不休，展示了精密的策劃、創新的視覺傳意和倡議能力，令公眾明白這場自救行動的理據，並站在他們的一邊。他們首先設計了描述啟德校園以及他們學習生活的單張，搜集了逾千個簽名，舉辦開放日、論壇和導賞；在七一遊行中，他們連夜製作並帶著巨大的啟德校舍模型上路，取得大量市民的支持。



圖4 (左)
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
帶同啟德校園模型出席
七一遊行



圖5 (右)
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在
七一遊行準備出發



2012年8月，租約快結束了，浸大的行政部門已在收拾用品搬離，關注組仍不甘心。關注組同學在一個演講中回顧想：我們縱使什麼都沒有，仍有藝術。於是決定辦一個從未有先例的「藝術救藝術仲夏拍賣會」，得到了本地藝術家和校友的支持，以民間力量籌募了\$683,550⁴。籌備時間只有三周，白雙全、李傑、石家豪和黃國才等藝術家都響應，關注組要同時處理拍賣品，製作小冊子，宣傳活動，接受傳媒訪問，非常專業和認真，展現令人感動的團隊精神。我只能說，啟德校園真是「人傑地靈」。

拍賣會後不久，政府決定不加租，啟德校園在未來一年的租金不變，浸大可續租，讓各方有一年時間商討長遠的方案。

圖6(左)
參與七一遊行的視藝院大隊

圖7(右)
黃英琦及司徒薇代表文化界支持學生爭取保留啟德校園

啟德校園事件的三個啟示

一、程序公義不可缺

今天的視藝院有著具使命感的老師和同學，然而，附屬一所大學的小型視藝院不是2002年研究主權的發展模式，只是當年的局長與校長商議的權宜之計：毋須在政府內部爭取資源，也可繞過了立法會的辯論、通過法案（香港演藝學院是法定機構）等程序。此方案更是短視和「非驢非馬」，若政府對視藝專上教育發展仍未有共識，突然出現的視藝院缺乏政策和穩定的財政支援，怎能持續發展？去年浸大高層都看似患了失憶症，民政局也不吭一聲，就是當年權宜之計種下的惡果。

任何新政策都必須有「程序公義」：具透明度的公眾參與，立法會的公開討論，政府的內部共識。若是基建，還要物色土地，通過預算和排隊申請撥款。這過程可能很漫長，例如其他的歷史建築活化計劃從策劃至復修完成須時四至六年，中間會有阻力。但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程序公義比速度更重要。

二、香港的視藝教育政策仍未脫離其「殖民性」

在2002年的可行性研究進行期間，研究團隊曾走訪主要文化藝術持份者，報告反映民間對成立視藝學院的一致共識，可是政府遲遲不願落實一個發展專上視藝教育的藍圖，真是匪夷所思：回歸十五年了，為何仍然在政策上重演藝輕視藝，難道政府仍不想市民懂得思考和認同身分？也許，文化政策至今

文化、教育、創意產業等政策
散落在不同部門，官員你推我讓，對藝術漠不關心，在政府內根本找不到人為藝術說項。

仍未能由專責的文化局倡議，是原因之一。文化、教育、創意產業等政策散落在不同部門，官員你推我讓，對藝術漠不關心，在政府內根本找不到人為藝術說項。

一所專上的全方位視藝學院必須與演藝學院一樣，是法定組織，有獨立校舍，至於如何組織，需要重新委約研究，可考慮聯盟方案，也可擴大視藝院的學額和規模，甚至讓之成為藝術大學，這才是解決視藝院困境的長遠之道。去年的

古蹟校園風波圍繞硬件問題，是「病徵」，「病源」是政府對大專視藝教育和美術人才的培育缺乏政策與承擔。

三、只有公民社會凝聚力量才可推動改變

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為我們示範了年青人的力量和勇氣。他們的堅持和努力可敬。然而，去年的運動與近年多個「保衛家園」運動相類似，受影響的人站起來，守護自己熱愛的創作空間，他們呼籲「別讓啟德消散風裡」，展示了和平兼具創意的抗爭手法，尤其是最後的仲夏拍賣活動，令人動容，社會反應正面，也促使政府和校方讓步。

圖8 (左)

行為藝術《半個車位的創作》將多重重型藝術教學共置密室的情況重現

圖9 (右)

「藝術救藝術」啟德仲夏拍賣會

然而，家園被保住了，下一步該如何走？下一步往往最難走。即時的爭議暫告一段落，校友要工作，學生要上課，我們也不應把責任全放在他們身上。可是，香港確實需要能牽頭的 champion，繼續推動大專視藝教育如何發展的討論，倡議視藝教育的升格，爭取資源和校舍，誰可以把這重要的任務扛在肩上？





圖 10 (左)
「藝術救藝術」拍賣圖錄

圖 11 (右)
在西洋菜街舉行論壇，
讓更多公眾人士了解
事件

不是藝發局，也不能靠政府（當年是港督麥理浩擁有前瞻的文化視野，推動演藝學院成立）。今天，唯有靠你、我和他，靠公民社會的力量了。這些年來，政府不斷花錢做研究，但只是紙上談兵，大專視藝教育沒有實質改變，香港的文化發展也讓台灣、新加坡和南韓比下去。當中的差距不在於資本，而在於政府和公民社會看來都未有足夠的承擔和決心，因此才任由回歸前的權宜模式及得過且過的文化教育發展過渡至十五年後的今天。

圖片提供：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

Copyright © 2012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

¹ 《明報月刊》，1996年11月刊，頁68。

² 編者按：報告於2002年8月完成，原文英文版見：
http://www.hkadc.org.hk/rs/File/info_centre/reports/200209_vaa_report.pdf

³ 根據「八十：視覺藝術院畢業展2011」資料，浸大視藝院2011年畢業生人數為80人。
<http://ava.hkbu.edu.hk/zh/gallery/80-ava-graduation-exhibition-2011/>

⁴ 籌得款項總額由浸大視藝校園發展關注組提供。